

移动与停留：香港四月天

张杰

2015年11月，收到城大的通知，入选2016年度大陆青年学者访学计划，顿感激动和庆幸。在这全球化的今天，学者似乎都是处于移动状态中。一次新的充电机会，向李老师和城大的老师们多学习些东西，这成了我出发前的初衷。这个月的访学，我将之视为是一次新的移动，新的学习机会。

一个月时光短暂而快乐，徐徐回望，香港的四月天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移动中蕴藏的各种可能性，更让我体验到了停留所深藏的人生面向。这，可能是我访学之初未曾想到的意料外后果。

一.移动-停留：城大的“小”与“大”

逋抵九龙塘，眼前耸立着一个现代“怪物”：又一城。在经历过三次穿过“迷宫”的失败后（当时内心浮现的就是詹姆逊对后现代建筑的描述），不经意间已经来到了城大的入口。

香港城市大学，小小的字样，没有巍峨的门楼，没有气势非凡的广场，没有白珠喷涌的喷泉掩映，更没有假山叠嶂、奇石峻峰为烘托，国内常见的大学气派都不见踪影。环顾四周，只有川流的学生以及AC1楼前的香港城市大学的字样，提醒着我已经置身城大校园。



“好小！”诚实的说，这是当时的第一反应。

第二天，和同期多友们一行七人，“通过”校园去CMC，在两栋大楼里穿行而过。而当nice的Kitty带我们校园定向时，作为一个“通过”者，这种“小”的感觉愈发强烈。对香港的刻板印象“居住面积狭窄”立即被启动，对所在高校和内地高校不禁产生了一点优越感。最起码内地高校占地都是广袤的，2000-5000亩是内地高校的标配。

从此，作为一个“通过”者，每天固定的路线是通过AC1-AC3-CMC。慢慢的，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处于移动状态的“通过者”，而是开始停留，在每天通过时的不时驻足，在AC1的餐厅里，在号称亚洲最大的单层图书馆里，在学校的书店里……

在停留中，慢慢发现，学生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受到空间狭小的限制，城大在小小的空间中，尽可能地利用每一寸空间，布置成学生的公共空间和学习空间。在“通行”的路上，经常看到学习小组和讨论小组，AC1的大厅，更是社团活动的好地方。看着学生们热火朝天地在交流，在学习，在开展社团活动，在辩论，在演讲，在城大同学的脸上，我并没有看到我一开始以为的空间的狭窄引发的精神上的苦恼，而是洋溢着欢乐与微笑。慢慢的，

我体会到了“小”的好处。正是空间的固着，使得“我们”感得以产生，一种亲密感，友谊或者说共同体得以产生。城大在空间上是狭小的，但是这种狭小反过来通过空间的安排又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相对紧密，对城大共同体的认同。所谓的“大”社会不就是建立在“小”地方的基础上吗？

停留越多，越体验到城大的“大”。近处的青山翠影，远处中环维湾的壮丽排楼，一一拥到窗前，而楼中的公共空间，无一例外的都坐拥美景，这是自然借景之“大”。而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社团活动热火朝天，公共议题辩论激烈，人文艺术展览层出不穷……这是精神之大。而 CMC 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小”中之“大”。媒介与传播系全系十余名教师，放在内地高校的新传院系，不折不扣的小系。然而，这个小系排排名全港第一，有着驰誉世界的学界大师，有着成果斐然的青年才俊，这是学问与学术之大。更重要的是，整个系洋溢着共同体的感觉。我们每天分享会的会议室外，那一圈沙发，每时每刻都有学生坐在那里，或读报，或讨论，气氛热烈而亲和。



城大通道一角

而在第一晚的欢迎晚宴上，李老师为首的城大团队，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闲适，原有的紧张，拘谨在这种家人的气氛中慢慢消逝。每一次老师的分享会，未能参加欢迎

晚宴的老师都会抱歉，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特有的学术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大家庭）的感觉。有气象之大，学术之大，有共同体之小，兼收并蓄，这是城大之美。也是城大和传播系让每个人，无论学生，教师，还是我们这些短暂的停留者，最难以忘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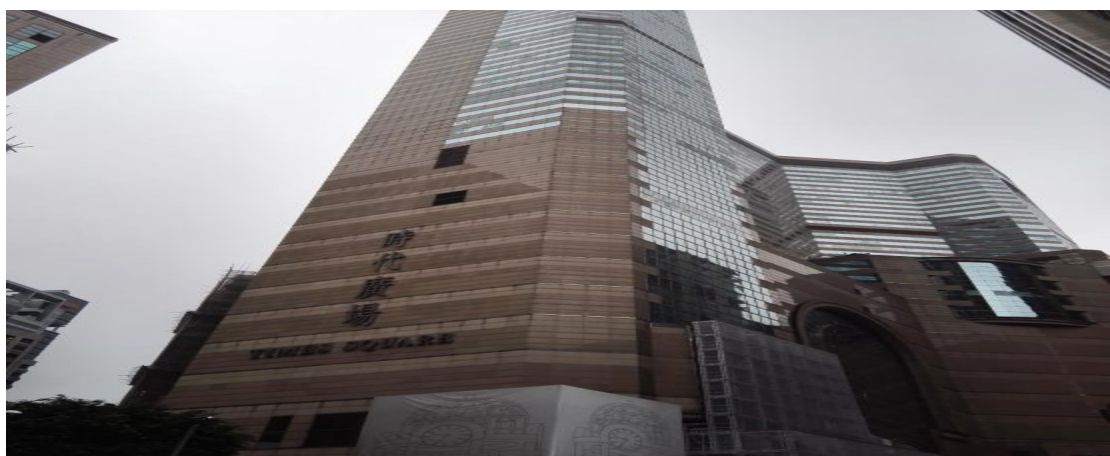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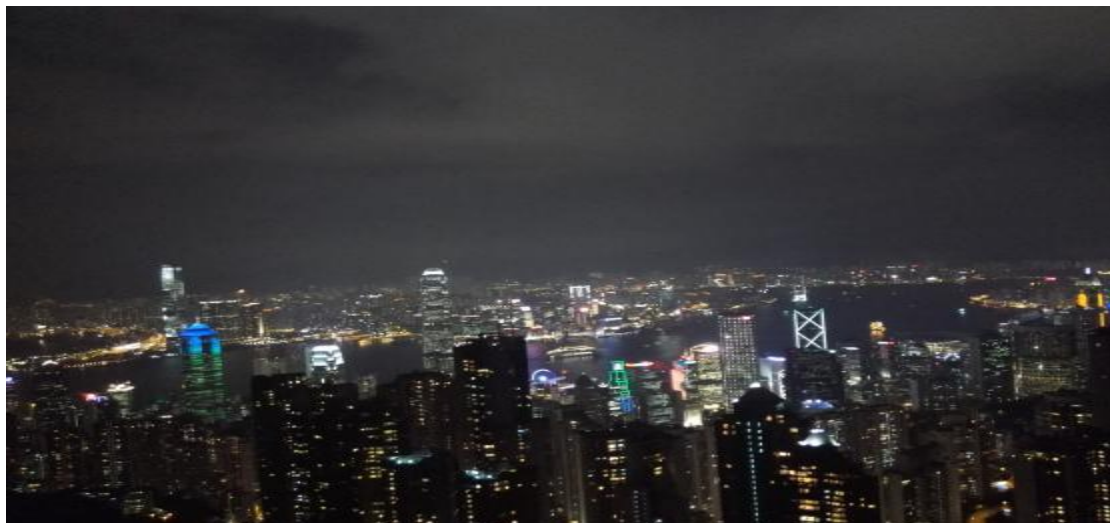
短短的一个月，我从单纯的移动者，到停留者，从信息的搜集者到学术和生活厚度的体验者，城大之美，只有在停留中才能品味。

二. 中环与离岛：香港摩登的两幅面孔

去港之前，根据以前作为移动的“观光客”的刻板印象，对于香港的认知基本停留在“购物天堂”“摩登都市”，因此，抵港之初，当同期女多友们讨论着如何购物时，作为不擅长购物的我，不免觉得索然无味。然而，当作为一个停留者，开始在香港停停走走时，慢慢发现，香港摩登的另外一幅面孔。

作为本期多友的老大，北师大的刘斌老师是一个驴友。有幸在老大的带领下，我们走遍了香港的离岛。长洲，塔门，南丫，大澳，长平洲，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而南山村（香港最早的公屋），传说中的庙街，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重庆大厦，还有已成历史遗迹的九龙城寨，都在讲述着不一样的香港故事。

作为一个观光客，从太平山上俯瞰维港夜景，体验作为世界中心城市之一的摩登与现代，或者在尖沙咀，旺角，又一城等 shopping Mall 血拼。



然而，作为一个停留者，居住在又一居这样的香港中上产社区，从一开始就感受着不一样的香港。

还记得刚抵海棠轩的第一天，和多友老大刘斌，向神，王魔一起摸索周边的环境。没有超市，没有便利店，没有小吃店，有的就是有门闭系统的高档社区。真是富人区啊，大家漫步了一个小时后，不禁感慨。

第二天，当 kitty 给我们定位时，无意中说起附近缺乏小吃店，Kitty 告诉我们，与又一村一街之隔，就是香港最早的公屋—南山村，那里有很多小吃店。于是，从城大出来，左边是高档社区-又一居，右边就是刷着绿色的公寓楼-南山村，既区隔又混合。又一城的 Tesco 永远门庭若市，而南山村的 Wellcome 也是人来人往。在南山村，菜场，小吃，各种宗教互助组织鳞次栉比，那种步行可及的社区设施以及根着社区所致的街道活力，虽然未曾目睹过雅各布斯所谓的“街道的芭蕾”，但和又一村街道上的行人稀少，车来车往的移动形成了有趣的映照。



又一居向左，南山村向右

这种停留-移动所致的不同韵味在香港所在皆是。在繁华的中环或尖沙咀，在感受了摩登的购物场所后，随便三拐两拐，就能到达一家老字号的茶餐厅或冰屋，在悠闲的早点或下午茶中，体验那种根着社区的感觉。



冰室小憩



传说中的庙街排档 1



翠华餐厅

至于离岛，长洲的张保仔洞后的别有海天，塔门自在的野牛，东平洲的壮丽地质，南丫的山阴道上，都让人感受到了香港气魄雄奇的另一面。而南丫的龙舟竞赛，长洲的佛教中学，遍布离岛的妈祖庙，大澳的铁皮渔屋，则让人感受到了香港摩登背后的传统生活方式。最难忘的是在大澳，忽遇大雨，在老式房子的屋檐下看着天地间一片白线，偶一回首，发现房子的门板上满是诗文国画，再细看竟然是一位八旬老人的作品，虽然谈不上多高的文学价值，但是耕读传家的古风，让人悠然神往。而在东平洲上，随处可见的抗议政府将之无人化的标语，则让人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香港的短期停留，让我放下了“观光客”移动的目光，而在停留中发现了摩登背后的另一幅面孔。香港的多元性和阶层生产的微妙性，也在这种停留中有了初步的体验。



塔门的野牛



长平洲世界地质公园



南丫岛的舞狮队



大澳渔村



长洲佛教中学活动



长平洲居民反灭村标语



大澳八旬老人屋檐作品

三. 既移动又停留：社会学想象的另一种解读

来到 CMC，一个困惑就是系里的老师学术背景好多元，有社会学的，有心理学的，有传播学的，有社会心理学的，有政治学的，相对而言，正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反而成了相对少数。在各个学科间移动，在传播学停留，似乎成为 CMC 的学术常态。李喜根老师对引用体系的反思，周南老师对本土文化体系的构建，蒋丽老师对亲密关系的话语视角，林芬老师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变迁模型，梁励敏老师对文化研究的“奇思怪想”，祝建华老师对计算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综述，还有李宇宏老师对纪录片的社会学追求，在目不暇接，深受刺激之余，也加深了对这种学术上的移动与停留的平衡把握。

李老师是和我们多友接触最多的师长。他对研究的那种历史感（纵向比较）让我既兴奋又奇怪。兴奋的是，这给我们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受过社会科学严格训练的学术大师，他的历史感是从何而来？这个疑问在后面的分享会以及旁听的李老师的博士课上慢慢找到了答案。他的关键词就是“社会学的想象”。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虽然是社会学经典，但社会学现在的潮流就是轻视那一批现代社会学家，要么溯源经典社会学，要么在当代大师中汲取灵感。社会学的想象作为一个名词被广泛使用，但其精神，今天的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却并不重视。那么，何以李老师如此重视社会学的想象，每年都要重读呢？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被社会学人的相对遗忘，是因为其思想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学所窄化和标签化。社会学的想象被社会学人理解为社会学对个体背后的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洞察，社会学作为一种透视镜而存在。

然而，通过李老师的重读，社会学的想象一个被相对忽视的维度就是历史维度，社会学既需要结构的透视镜，也需要历史的透视镜，才能理解个体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要把个体行动，社会结构都放到历史变迁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行动与结构的关联。

这种对社会学的想象的历史维度的恢复是社会学人普遍忽视的。即便有人呼吁，也未能将之很好运用到经验研究中。通过社会学的想象，作为研究者，既要有历史的纵向比较意识，意识到历史的变迁性对行动、结构和时代氛围的影响，在时间上始终保持移动视野，然而，又要对时代、结构和行动的相对独特性和稳定性保持敏感性，移动的目的是为了得出对特定时代特征、氛围，结构、组织的相对稳定性的认知，从而更好的理解特定时期的行动何以可能。因而，社会学的想象就是要求在研究中做到既保持在时间上的移动性，又保持对特定时间点的停留性。

林芬老师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分享，同样是将这种变迁（移动）视角如何得出稳定模型的社会学的想象。两位老师对社会学想象的历史维度的理解给我很大的刺激与启迪。

社会学的想象不仅仅是透视镜，同时也是时间长河。我们溯流而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侧身其间，更好的理解我们身处时间之河的特定位置。看来，每年重读《社会学的想象》，将成为我的必修作业。



四.在移动中找回停留

来城大之前，这几年始终处于空间移动和学术移动的状态，在获得学术刺激和学术兴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焦虑。移动不仅仅意味着新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无法安顿的焦虑。香港的四月，让我体验到了如何在移动中找回停留。

到了香港的第一个星期，李老师就约我们行山。恰逢大雨，李老师为了不扫我们的兴，邀我们去吃早茶。港式早茶早已久仰，然而，真正让人触动的是饮茶过程中李老师、师母、张校长伉俪等展现出来的对生活的态度。

学术大师的聊天，在我之前的认知中，基本上都围绕学术展开。然而，李老师、张校长却让我们每个人用方言朗读了《关山月》，聆听着各式腔调的古诗，突然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解读的乐趣。席间各位师长娓娓而谈，行山，掌故，美食，旅游，社会，就是没有学术。席后张校长更是拿出登记簿，记录了这次聚会，每个人签名，评价其中，共同体的感觉油然而生。一次难忘的港式早茶，更难忘的是这种宛若亲朋的感觉。

而之后的每一次聚餐，特别是在“小八”豪宅的聚餐，李老师和师母那种举案齐眉，柔情相依的举动，对生活品味，生活乐趣的追求，一次又一次刺激着我，让我开始意识到如何摆脱单纯的学术移动的状态，在学术探索/移动过程中不时的停留下来，品味生活本身的醇厚。



最难忘的就是唯一一次行山，李老师和师母对于我们这一期多友始终未能行山一直“耿耿于怀”，在最后一个周末，我们终于成行，感受世界最美之一的山道“龙脊”。一路上，白云簇拥，山泉淙淙，远处海湾若隐若现。李老师和师母健步若飞，让后辈羡慕！行到山顶，眺海临风，山海壮阔，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么自然，一刹那只想永驻此刻！



感谢这一个月李老师和城大诸位老师亲人般的相待，让我慢慢在移动的焦虑中找回了在生活中停留的能力。也许，全球化的今天，移动是学者乃至普通人的宿命，但是在移动中恢复停留，保留停留的能力，才是最为重要的。

感谢这一期的七位兄弟姐妹，他们/她们都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令人叹止。然而，这一个

月的朝夕相处，给我最多帮助的却是他们/她们对生活厚度的追求。向神的全能，小八的才艺，王诸葛的大气和义气，柴妃的率真和简单，宪哥的责任感，lily 的善解人意，老大对生活的热情，都在不同层面让我反思和学习，摆脱移动的焦虑，找回停留的能力。

且歌且行，行歌自然，在移动中感受自由的可能性，在停留中感受意义的厚度，才是生活的本意！

香港的四月天，一个移动/停留的变奏曲，感恩！



